

看片箱兩台，投影機兩台，電視一台，錄放影機一台，裁紙刀兩具，影印機三台，電腦五台，電話一具。

以上各項機器定期簽約維修保養管理。

系圖書室保全設定鑰匙卡片管理。

館藏贈書專櫃手稿整理--方師鐸先生《淺說唐詩》系列

第二篇、詩的語言不同於一般日常語言

語言是人類獨有的表情達意工具，文字是語言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延伸。語言和文字都是利用有限的符號(聲音符號或圖形符號)，配合著一定的規律(文法)，來表達無限的意思和情感的人際交通工具。

除了人類以外，沒有第二種動物曾用如此複雜而抽象的語言；除了漢民族以外，沒有第二種人類會用單音節的語言，和一形一音的漢字。

在起初，語言和文字的用途與形式都很單純；久而久之，語言文字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，從日常應用的語言，進步到更高層次的「文學語言」和「詩的語言」(現在只說「唐詩的語言」)；「詩的語言」是「文學語言」的一種，只不過比「文學語言」更突出、更高一個層次而已。

仔細分析起來「日常語言」又可以分為「通語」、「方言」和「專業用語」等等，我們在此不能細說；我們須要弄清楚的，是「日常語言」和「文學語言」的分別。「日常語言」只重實用，想到就說，沒有特殊安排，沒有固定形式，不求精緻，不避重複，不嫌囉唆，也不一定合乎文法。

「文學語言」要求的是表達效果：它可以用來打動別人，也可以用來陶醉自己。它爲了「強調」喜、怒、哀、樂的感情，不惜用誇大、諷刺、比喻、襯托、重複、迂迴、歪曲、謾罵等種種手法，來達到它的目的；也可能爲了「掩飾」自己內心的情感，故意用隱晦、閃爍、模糊、曖昧、比喻等等手法，來作出如夢如幻、迷離惆恍的作品來。

「詩的語言」比一般文學語言更精練、更動人。它不但要求「限字」、「限句」、「內在美」，還要注重外在的「形式」和整體的「結構」。唐詩更進一步、要求「平仄」、「對仗」、「押韻」等，那就越發難上加難了。

「詩的語言」，尤其是「唐詩」的語言，就在這重重的束縛下，表現出詩人的最高智慧：他們突破了「有形的」重重障礙，而達到「無形的」

空靈世界，可以隨心所欲的在尺幅中寫盡千山萬壑，在短短兩「聯」中道盡胸中塊壘；字數有限而意思無盡，令人掩卷讚嘆，回味無窮。愈是第一流的佳作，愈是空靈而不落實際。明明是萬馬奔騰，卻不見一人一騎；明明是驚濤駭浪，一瀉千里，卻寫得輕鬆自在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。

「唐詩」的語言之最大成就，就在只寫「點」而不必執著於「線」與「面」；只說出「風急天高猿嘯哀」或「月落烏啼霜滿天」而不必寫出全景全貌；所有空白部分，任由讀者憑個人想像自行補充：各人的經驗不同，心境不同，想法不同，所補充、所詮釋者自亦不同。口之於味，目之於色，自亦如此：詩人決不會將酸甜苦辣、紅黃藍白，一併陳列，供讀者選擇；它只是提供一鱗半爪，供讀者補充思索而已。是以「龍」與「鳳」、「嫦娥」與「巫山神女」為例：誰也沒有見過他們的真面目，誰也不知他們的實際形象如何；但人人皆知有龍鳳，也有嫦娥，究竟「龍」有沒有「傳人」？「鳳凰臺上」當真出現過鳳凰沒有？嫦娥有沒有「偷靈藥」，長住在冷冷清清的月宮裡？所有這一切都不是讀者所關心的，也不是詩人所要描繪的；詩中雖也偶而提到，但蜻蜓點水，一觸即止，決不會笨得把楊貴妃搬上銀幕，從頭到腳展現在觀眾面前，那就無復朦朧之美，耐人尋味了。

文學語言和詩的語言都是建築在一般日常語言的基礎之上的。它的基本規律和全盤架構也都和日常語言相同，縱然有所改變，也只限於局部的差異，決不會徹頭徹尾的全面更張，變成了與漢語全然不同的語言。

日常語言無拘無束，它不斷吸收新詞，改用新的說法，甚至大量引進外來語，採用外來語法；這就使得日常語言變動的幅度極大：三十年一小變，一百年一大變；我們看不懂古書，其原因即在此。

詩的語言受了種種形式和格律的限制，只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，作局部的改變，而不能逾越樊籬作全面的突破；於是文學語言和詩的語言只能在舊觀念、舊題材、舊格局下兜圈子，墨守一兩千年的老調；時代進步了，日常語言進步了，相反的，詩的語言卻與現實越離越遠，和社會大眾完全脫節。它看不起社會大眾，社會大眾也就揚棄了它；只有極少數的「歷史癖者」，到「象牙之塔」內去探視它。這是無可奈何之事，任何有生命或有文化傳統的事物，都逃脫不了僵化或老死的命運，唐詩又何能例外。